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19 节，犹大的最后岁月和

毁灭考古学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 19 场会议，犹大的最后几年和毁灭的考古学。

好的，这个讲座是关于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最后几年。

我在这里引用以赛亚的话，亚述有祸了，我愤怒的杖和我手中充满愤怒的杖。我派它去攻击一个不敬虔的国家，委托它去攻击我愤怒的人民，夺取战利品，夺取战利品，并将它们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践踏。先知以赛亚的话语令人难以置信、有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对亚述国王的描绘，看着他们的军队围攻城市，突破并摧毁敌人的大城市。我们之前谈到过亚述以及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尤其是亚述，在心理战方面表现出色。

你会想到西拿基立对耶路撒冷的围困，拉布沙卡代表亚述国王出现并开始向人民讲话。他站在墙外，但用犹太语、希伯来语而不是亚述语对人们说话。希西家的官员大声喊叫，用亚述语对我们说话，我们明白这一点。

但不，他希望人民这样做，他绕过了国王和官员。他希望人们听到他们将要发生什么。他发表的演讲令人恐惧。

这就是将会发生的事情：好警察，坏警察。这就是如果你投降就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派你去亚述。

你可以建造新的农场和新的房子，坐在你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过着美好、平静的生活。但如果你继续抵抗，那么，这就是他们会做的。首先，如果你试图逃

离这座城市，他们会找到你并抓住你，然后将你刺在一根柱子上，而那根柱子会竖立在城墙前，作为对其他人的威慑。

想象一下烤肉棒上的热狗。那就是你。他们还会活活剥你的皮，连枷你，把你摊开，活活剥你的皮，作为他们暴行的一部分。

或者什么，有人被建在墙上的例子。我不太知道那是如何运作的，但这听起来不太有趣。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诗篇》、《以赛亚书》和《何西阿书》中的段落，那里有母亲，怀孕的母亲，被撕开，未出生的孩子被砸在岩石上，而母亲在被杀之前还活着。

他们的暴行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但这再次引发了恐惧，他们通过恐惧、权力和恐惧进行统治。但是，当他们在七世纪变得虚弱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的衰落和衰落很快，因为他们对人类所做的事情有着可怕的、可怕的名声。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们会再次带着军队出现在你们的边境，他们说，成为附庸，向我们进贡，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反抗，他们就会攻击这个国家，甚至可能驱逐国王，并让自己的人或民众中的忠诚封臣掌权。

如果此后出现任何形式的叛乱，整个国家都会被驱逐，或者大部分国家都会被驱逐出境。国王会被杀。《圣经》非常非常《旧约》非常非常清楚、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一些反抗国王的遭遇。

巴比伦人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点。所以，非常非常邪恶的帝国。但在邪恶中也有美，他们的文化之美，他们的建筑之美，他们的陶器之美，他们的艺术之美。

我们在 8 世纪末谈论过提格拉-帕列色 (Tiglath-Pileser)，当我们回顾 8 世纪时，我们将对此进行更多阐述。他是亚述国王中第一个不仅进行袭击，而且实际上吞并领土、创建省份等的人。他是亚述外交政策背后的杰出策划者。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所说的，公元前 745 年到 727 年。

撒曼以色列和萨尔贡再次成为提革拉毗列色的继承者，并继续制定同样的政策。当然，当我们更多地谈论八世纪时，我们将解开西拿基立的面纱。描述征服犹太的著名西拿基立棱镜已经被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它的各种复制品。

再次，我们将在稍后的 PowerPoint 中对此进行更多解压。但围绕西拿基立有很多信息和很多问题。莱尔德在尼尼微再次挖掘了他的宫殿。

在他的宫殿内，宏伟的画廊一直延伸到王座室，这是他王座室中最显眼的地方，专门用于纪念他对拉吉城的征服。一幅幅壁画描绘了这一点。莱尔德能够用楔形文字阅读拉吉，并将这些面板取下并装运。

同样，它们也是支离破碎的。它们并不完整，因此被运往大英博物馆。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存在。它们被复制和铸造，复制品存放在其他博物馆，最著名的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但西拿基立对拉吉的围攻是他统治时期的最高成就，因为它在他的宫殿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拉吉再次成为耶路撒冷之下犹太的第二大城市。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不是首都？为什么不是犹太的主要震中呢？因为他从未征服过它。

他没有这么说，但他从未征服过它。现在，这又是拉吉浮雕的一部分。你基本上可以同时看到所有围攻和攻击事件的描述。

你可以看到攻城机械、攻城锤、叙利亚手工制作的坡道上升到城墙。你可以看到防御者扔下火把，试图烧毁它们。你可以看到城墙上、塔楼上的守军，在城门口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但你也看到俘虏带着他们的财物走出大门，再次流亡。你看到这里有人被串起来，显然他们试图逃跑。所以，一切都同时发生。

我们将在此指出，这座塔的悬挑部分可能在《历代志》第 2 章第 26 章中有所描述，但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所以，这是对拉吉和犹太城被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你有犹太人自己在西拿基立面前下拜的描述。

在这里，当他坐在王座上时，他的脸可能被后来的统治者或国王毁掉了，然后带着他们的马车和财物被流放。您可以看到典型的犹太头盔，耳朵上有盖子。再说一次，这些可怕的描绘是人们在电线杆上，死人在电线杆上，被串起来，他们的皮肤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剥掉了。

难以置信。然而，人们对拉吉浮雕进行了大量研究，相信创作这些浮雕的艺术家实际上就在现场。我们在考古学上所知道的拉吉的细节足够准确，以至于可以在现场制作图纸，非常详细的图纸。

军队返回尼尼微后，救援工作就开始了。这是今天看来的拉吉。这是亚述攻城坡道之一，部分残存，一直通向泰尔山顶，直至城墙。

还有朱迪亚反坡道的遗迹。这里有拉吉的俯视图，它是亚述坡道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当犹太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从城市顶部收集材料并建造了一个反向坡道，抬高了墙。

他们英勇作战；他们竭尽全力战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城墙破裂了，然后整个城市都陷落了，所有这些暴行都发生了。还有其他城市的亚述浮雕的描绘，当然，许多城市已被占领并被围困。

这里描绘了一名城市守军放下一根铁链，试图钻进攻城锤下方，将其翻倒，或许还可能翻倒攻城机器。信不信由你，在斯塔基发掘期间，他们实际上在拉吉三层的破坏残骸中发现了其中一根链条，它可能代表了摧毁亚述攻城槌或折断撞击亚述人的木杆的尝试之一。墙壁。这是一位艺术家对拉吉遭受攻击的主要门户的再次描绘，就那里所有正在引火的步兵和梯子而言，这可能是不准确的。

这主要是你在右边看到的攻城机械。但说实话，没有人能真正准确地描绘出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即使有拉吉浮雕，但这对于防御者和攻击者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事件。当然，拜伦勋爵在拉吉之后，写下了关于西拿基立被毁灭的著名诗篇，西拿基立和他的军队进攻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主的天使消灭了他的全军。

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些，但这些是在整个犹大国（有时甚至在其边界之外）发现的一系列罐子的美丽景色。显然，这些罐子是皇家罐子，它们通常是这种形状，有时是一个更大的罐子，但它们上面有特定的印记，印章印记印在它们的手柄上。这里有两种，一种是两翼型，一种是四翼圣甲虫。

主要有两种类型。他们还有一些带有同心圆的。其中一些符号出现在印章印记和切割同心圆中。

这些代表什么？嗯，它们被铭刻了。顺便说一句，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在耶路撒冷挖掘，是第一个发表这些内容的人，因为他发现了第一批并发表了它们。但他们说拉米莱克在上层，两到四个国王或王室财产；也许你可以翻译一下。然后是四个地点之一，苏荷区、齐夫区、希伯伦区，以及一个名为Memshat的神秘地点，这里用古希伯来语描绘。

梅姆沙特未知。该网站的字母无法与任何网站识别。它可能是一个皇家庄园，我相信它是耶路撒冷拉马特雷切尔附近的一个皇家庄园，因为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这些罐子，以及其他证据，例如岩石切割隧道和发现的蜗壳首都在利乏音谷的那个隧道里。

这里是耶路撒冷的粮仓，本来是建立皇家庄园的理想之地，拉马特·雷切尔作为皇家住所俯瞰着这里。但不幸的是，圣经中没有这样提到。一些学者，例如 Aharoni，认为它是 Memshelet 的缩写版本，是 Memshelet 的构造版本，但你错过了 Lamed，其中 Memshelet 可能是政府或王国或类似的东西。

同样，已经对这些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是税吗？它们是皇家商店还是皇家葡萄园？我本人曾就这些问题撰写过文章，而且尽管数量众多，但此类例子已经超过 2,000 个，但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目前还没有定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的使用时间并非主要而是完全在八世纪末希西家统治时期，部分是为了准备西拿基立的入侵。然而，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变体和邮票；我相信它们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然，它们都最初或次要地被用来为西拿基立的攻击做准备。我相信它们是在乌西雅统治期间发起的，因为乌西雅拥有皇家葡萄园等，我认为这些似乎表明了这一点。

Qeiyafa发现的这些可以追溯到 10 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我相信这些是皇家罐子，这是一系列的印章，首先要么没有印章，要么有指纹，然后是这些印章印记，有些做得非常粗心，有些做得非常好，然后是这个进步。到了七世纪，亚述人离开后，新的罐子稍微更薄，更长，拉长，并且你有一个玫瑰花结作为印章印记，而不是这些两个和四个翅膀的印记，圣甲虫或其他东西，这似乎以更好地适应约西亚的改革。同样，缺乏图像，或者结束使用任何类型的图像和只是一个符号，似乎更适合约西亚的改革。

这些可以追溯到七世纪末，一直使用到王国灭亡，当时尼布甲尼撒统治下的巴比伦人摧毁了耶路撒冷。阅读玫瑰花铭文的人是简·卡希尔 (Jane Cahill)。早在 1995 年，她就在《以色列探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基本上描述了玫瑰花符号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些符号也是后来对拉米莱克或皇家印章印记的改编。

所以，西拿基立来了，耶路撒冷得救了，当然，这就导致了错误的神学，皇家锡安神学，神永远不会离开耶路撒冷，神永远不会允许耶路撒冷被毁灭，这是他的家，他的家在圣殿是他的住所，所以耶路撒冷是安全的。这又是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就像以色列人在埃比尼以谢约柜被俘时所做的那样。当然，这失败了，因为在 586 年，一切都被摧毁了，包括寺庙。

但是，尽管耶路撒冷在 701 年之后得救了，但整个国家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谢斐拉。如果你读过弥迦书，弥迦的预言，先知弥迦，他住在摩利沙迦特，在谢非拉，在山麓，他认识到这一点，并抱怨并指出耶路撒冷的精英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说，看看我们，想想我们被摧毁、无家可归，我们的城市被烧毁，而你们却在享受奢华的生活。先知中有很多社会正义。

不管怎样，对于考古学来说，西拿基立的入侵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你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地点都看到了类似的破坏层，而且还有更多的地点在同一时间被摧毁。在这个破坏级别的地板上被破坏的陶器似乎是匹配的。直到今天，它仍被称为拉吉三世陶器，因为拉吉是被毁坏的最大遗址。

因此，大多数遗址似乎都发现了陶器组合。关于贝尔谢巴还存在疑问，它是否被摧毁可能更早，也许更晚。但所有这些遗址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 701 被毁的时期。

当然，西拿基立夸耀他占领了 46 个城市并驱逐了 20 万人。是的，这对王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大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其中大部分的国王是玛拿西，他是王国历史上最背道的国王。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他似乎做得还不错。王国开始复苏。

现在，他们恢复得怎么样了？他们的边界已经缩小。沿海有亚述驻军。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嗯，他们种植粮食。

他们种植谷物和橄榄，然后将其卖给他们北方的老盟友腓尼基人。因此，尽管圣经作者将玛拿西的罪孽与亚哈和耶洗别的罪孽进行比较，但你看到的其实还是有一种表象。这或许也意味着与腓尼基人的贸易。

犹大就是这样慢慢地重新站起来的。但你看看这些级别以上一直存在到王国末期的级别，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好。拉吉的二级城门比其下方的四级和三级城门脆弱得多。

而光是物质文化已经不像 8 世纪那样生机勃勃、生机勃勃了。现在，回顾考古学的历史，我们已经多次谈论过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美国考古学家的元老，一位杰出的学者，可能是科学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这个时代，关于圣经历史上的这个时代，犯了三个重大错误。

beit-Mirsim 发现的印章印记，并立即在 JBL 上发表，并从中得出了许多历史结论。铭文说，他错误地相信约阿金是约雅敬的仆人，约雅敬是犹大倒数第二位国王，在西底家之前。因此，他根据这个印章确定了年代，他将 Tel beit-Mirsim 的整个层面、地层的年代定为公元前 597 年。

这里有两个错误，或者实际上是三个错误，但不是约阿希姆；这不是约雅敬；这是一个不同的名称，并且该层的年代并非公元前 597 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 701 年。这是奥尔布赖特在罐子把手上发现的一枚 8 世纪的私人印章，从那时起他们又发现了其他印章，其中一个是在拉马特雷切尔，所以他错误地描述了罐子并错误地描述了名字。第三，他虚构了公元前 597 年巴比伦针对犹大的战役。

为什么？因为尼布甲尼撒在特尔贝特米尔西姆发现了两个毁灭层，并且相信这是约雅敬，所以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并驱逐了约雅敬，但随后又离开了。奥尔布赖特认为这是当时针对犹大的战役的一部分，摧毁了很多城市，然后尼布甲尼撒在 586 年或 587-586 年卷土重来，然后又这么做了。因为他必须解释两个铁器时代的破坏层，一层在另一层之上，他知道一层是 586，最上面的一层，但下面一层，因为这个印章印记，他相信可以追溯到 597 年，因为约阿希姆等于约雅敬。

但他错了。这个较低的层，这个较低的破坏层，是 701。那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了。

因此，基于对印章的误读，这完全搞乱了南黎凡特铁器时代晚期几十年的地层学。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奥尔加·塔夫内尔 (Olga Tufnell) 出版了《拉吉三世》(Lachish III)，她才辩称所有这些罐子的年代不是 587 年，而是 701 年，随后是阿哈罗尼 (Aharoni)，最后是乌希什金 (Ushishkin)，然后每个人都认识到了奥尔布赖特的错误。因此，这是考古学家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

尽管奥尔布赖特是一位权威人物，才华横溢，但他也是人，他也会犯错误和误读。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非常兴奋地试图找出圣经和考古发现之间的联系，以至于他夸大了证据。约阿希姆不是约雅敬。

生活在希西家时代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约雅敬。因此，这经常在考古课程中使用，包括今天的这个讲座，以表明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歪曲或夸大你的案例的危险。奥尔布赖特做到了。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会立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拥抱塔夫内尔和塔夫内尔的追随者。嗯，在耶路撒冷示罗下的发掘工作在汲沦谷东坡、汲沦谷西坡和大卫

城东坡发现了引人注目的证据。他们发现的是亚希勒的一座房子和这里部分重建的四居室房子。

这是一个顶层平面图或重建平面图。它建在早期的台阶石结构中，该结构是护岸墙或基本上是支撑大卫宫殿的城墙。因此，当大卫的宫殿不再使用时，他们实际上在阶梯石结构的基础上建造了一条房屋带，其中之一就是这座房子。

不管你信不信，其中包括室内管道。这是在耶路撒冷发现的最早的石制厕所之一。考古学家实际上挖掘了厕所下面的粪坑，并确定了耶路撒冷最后几天人们体内的一些疾病和寄生虫。

所以，请记住耶路撒冷被围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人们，城市里有饥饿，有很多疾病。因此，污水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 586 年尼布甲尼撒陷落之前耶路撒冷人民所遭受的一些苦难。

现在，在那栋房子下面还有另一个没有被覆盖的房间，一个被烧毁的大殿。这些是保存或密封文件的印章。这些文件是纸莎草纸。

它们早已不在了。它们在 586 年耶路撒冷被毁时被烧毁。但与此同时，这些粘土块也因那场大火而被固化、实际烧制并保存下来。

同样，我们有很多名字、个人名字和头衔，这些印章或只是火烧保存下来的印章印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今，这里已成为大卫城的热门旅游景点。

可以说，犹大最后一位正义的国王是约西亚。约西亚扩大了王国。当然，他们在圣殿里发现了申命记。

它在犹大众人面前宣读。逾越节再次被庆祝和遵守。信使也被派往北方，前北方王国，现在的亚述省。

其他人再次庆祝他们仍然住在北方王国。所以，约西亚做了很多善事。他摧毁了耶路撒冷所有的邱坛和集中崇拜的圣殿。

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会说，好吧，约西亚试图通过圣殿的邪教集中化来巩固权力。这可能是真的，但当他去世时，特别是耶利米对他表示极大的哀悼。而他是怎么死的，又是一个谜。

亚述在北方已处于最后的阶段。哈兰是一个小驻军。巴比伦人正在前进。

此时的埃及法老是第二十六王朝的一位名叫尼哥的法老。他认识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威胁比亚述威胁严重得多。于是他决定与他以前的敌人——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残部——联手，试图阻止巴比伦人的前进。

他发出了一条信息，一种预言性的信息，即上帝与我同在。当我上去帮助亚述人对抗巴比伦人时，请让我经过你的领土。约西亚前往米吉多会见尼哥。

约西亚就是在那里死去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诡计，是否是一次伏击，或者约西亚是否试图阻止尼科的前进。圣经文本中有些含糊不清。

并且也有很多关于此的文章。米吉多第二级代表约西亚时代。那时，在告诉的边缘有一座大型防御建筑。

那可能是埃及驻军，也可能是约西亚派来试图阻止尼科前进的驻军。约西亚确实扩张了王国，包括犹大王国。Joseph Neveh在1960年发现了这个重要的介形石，并在一个名为Mesad的网站上发表 Hashavyahu，就在海岸上。

这是一座沿海堡垒，仅有人短暂居住。问题是，这是犹太堡垒吗？这是用美丽的希伯来语写的。这是向官员请求归还一件斗篷的请愿书。

很明显，负责人读的是希伯来语。这可能是约西亚在海岸的短暂立足点。再次，它可能被用来阻止尼科的前进。

这是一个保存完好的陶器，描述了向寺庙缴纳的什一税或三谢克尔的贡品。如果你能在这里读到，底行写着希伯来语“shin”代表“谢克尔”，三个斜线代表“三”。这里是指耶和华或主的殿或殿的词。

不幸的是，这又不是出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1979年，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巴凯 (Gabriel Barkay) 在欣嫩谷的山坡上挖掘一座墓地，这是一座铁器时代的墓地。

他将这个地点称为Ketef，即欣嫩山肩，与耶路撒冷城墙相对。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铁器时代晚期岩石洞穴墓葬群。他正在挖掘，当然，一个又一个被抢劫了。

后来，很多石头都被开采掉了。但大多数墓穴的墓凳下方都有一个储藏室。储存库是放置死者骨头的地方。

这个圣经术语，是你们祖先的说法，非常字面意思。因为一旦你的肉在坟墓的墓凳上腐烂，你的家人就会把你的骨头收集起来，放在墓凳下面的一个山洞里，和爷爷、曾祖父等的骨头一起放进去。所以，那个储藏室是这个家庭遗骸的最后安息之地。

于是，他们来到了一个洞穴，后来被命名为25号洞，他们往下看储藏室，清理了储藏室，看起来，那里又只是泥土，还有倒塌的天花板、部分天花板、部分天花板碎片。洞穴储存库的。于是，他们清理了一下，发现那个洞顶的那种薄薄的，即储存洞，在墓地不再使用后不久就很早就塌陷了，从而保存了所有的随葬品和骨头在那个存储库中。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宝藏。

那个墓穴里藏有近千件文物。因此，我在以色列的一位老师加比·巴尔凯 (Gabi Barkay) 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必须做什么。他们必须去拿更多的物品袋和用品，才能将所有这些文物、陶器和其他文物以及骨头一起拿出来进行研究。

其中两件文物很小，很小，很小，看起来像烟头。于是，他们找到了那些，仔细地挖掘了那些。顺便说一句，当你发现这样的东西时，你必须把它挖到完成为止，因为如果你把它留下，第二天再回来完成它，很可能它会被人在夜间偷走。

于是，他们夜以继日地挖掘，把洞穴里的东西都清理干净了。他们在这些小烟头中看到是微小的卷起的银盘、牌匾。因此，特拉维夫大学的实验室花了很

多时间，小心翼翼地，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断裂，小心地将这些银板压平成平板。

他们注意到这些纸上有非常非常好的字迹。这个想法是，它说什么？我们能解读这里的文字吗？显然，古希伯来语。当然，你可以看到银上的腐蚀，纯银的斑块，但形状很差。

嗯，有人正在研究这些，加比或他的金石学家之一正在研究这个。他们认为自己认出了耶和华的神圣名字三次。而且，但是他们无法真正弄清楚其他任何事情，直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时，一群正在上课的拉比孩子从窗户走过来，背诵着牧师的祝福。

愿主祝福你并保守你。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如此等等，赐你平安。

在那段经文中，在民数记中，神的名字出现了三次。就这样，一切都融为一体了。那个正在研究这篇经文的人意识到，他面前有一段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经文片段。

因为这节经文或多或少是一份精确的翻译，或者是牧师祝福的副本。另一篇稍微转述了一下。这些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圣经文本。

比最古老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还要古老，比死海古卷还要早300年甚至更久。因此，在以色列博物馆，这些作品至今仍作为最古老的文本而占有一席之地。1979年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发现了它。

现在，它们可能被一位年轻女孩佩戴，作为护身符或幸运符。显然，它们像小卷轴、烟头一样被卷起来，并再次穿孔，因为它们被卷起来，以便可以将绳子穿过它们并挂在脖子上。这些墓穴本身可能属于寺庙里的一位祭司。

因此，当所罗门圣殿仍然矗立时，人们就阅读并佩戴了这些书。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发现，当然与圣经有直接联系。不仅如此，它还表明摩西五经，即摩西律法，并不是在波斯时期，而是更早的时候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阅读。

这也再次证明了摩西五经的日期较早。尼布甲尼撒再次追随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成为巴比伦国王，并多次率领军队，特别是 605 年和 587-86 年，前往黎凡特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DJ 怀斯曼 (DJ Wiseman) 于 1956 年发现并出版了有关尼布甲尼撒及其继任者的重要文献之一。

这是迦勒底诸王编年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短命的帝国。新巴比伦帝国是短暂的，公元前605年、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539年，但它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黎凡特。

597 篇文本的片段就在那里。遗憾的是，586 年迦勒底诸王的文本至今仍下落不明。众所周知，耶路撒冷和犹太于 586 年最后一次落入巴比伦人手中。

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大多数发掘工作至今都显示出那次破坏的证据。在犹太区，人们发现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御塔遗迹，可能是城门建筑群的一部分。这些实际上是后来的哈斯蒙尼王朝遗址。

这是铁器时代的一座塔。在这座塔周围发现了破坏的证据和巴比伦人攻击耶路撒冷时防御者和攻击者都使用的箭头。几乎所有幸存的人都被驱逐到巴比伦。

圣殿以及俄斐勒和圣殿山上的所有宫殿都被毁坏了。对于大卫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建立的长期统治或持久的王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结局。在尼布甲尼撒的砖块中，我们谈到了巴比伦帝国的一些重要性。正如您所看到的，尼布甲尼撒在他的所有砖块上都印上了他自己的名字，其中提到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在之前的 PowerPoint 中也谈到了伊什塔尔门，同样是在柏林博物馆中部分重建的。另一篇对英国研究员兼亚述学家斯蒂芬妮·达利 (Stephanie Dalley) 的评论认为，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当然，你看到了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实际上不是来自巴比伦，而是来自亚述。这是亚述浮雕，展示了尼尼微的一些花园。

最后，所罗门圣殿被毁。这又是对这座寺庙本来面貌的现代再现。我们再次知道尺寸和许多细节。

然而，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我想在这里提一下这张照片，它显示了阿克萨清真寺圣殿山顶部的一些修复工作。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雪松梁，几年前就被更换了。

这些雪松木梁被存放在东耶路撒冷。有人对这些雪松梁进行了碳测年，发现它们非常古老。它们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希律圣殿时代。

因此，伊斯兰时期早期建造的伊斯兰圣殿所使用的雪松梁实际上是重复使用的希律圣殿的雪松梁。那可能吗？不仅如此，其他光束的年代甚至更早。C14年代测定或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圣殿山（阿拉伯语中的 Haram al-Sharif）上是否有或曾经有雪松梁支撑着一座穆斯林清真寺，那实际上是支撑着所罗门圣殿或宫殿的雪松梁？这是发表在《圣经考古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个话题或主题的进一步消息。但这些光束显然仍然存在。

如果能对它们进行更多测试来确认这一约会，那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耶路撒冷发现的铭文之一是耶利米抄写员巴录的印章。甚至在这个树干的边缘还保留着指纹。

所以，耶利米抄写员的指纹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这是西墙的一部分，又被称为哭墙，环绕希律圣殿山的墙。

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些都是美丽的希律王时代的砖石，边缘漂亮，雕刻精美。但请注意，有些保存状态非常非常好。

有些已经风化和磨损。希律王在建造圣殿山时，使用了一些考古学家的论点，在圣殿周围建造了一个平台，可以说是一个沙箱，他在所罗门圣殿和所罗门圣殿周围的城墙上发现了更古老的石头。圣殿山，重新切割这些并在他的墙上重复使用它们。但由于它们在西拿基立毁灭耶路撒冷期间被烧毁，这使得石头变得脆弱。

因此，它们的风化和分解速度比他切割的石头要快得多。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可能是所罗门圣殿的实际石头以及所罗门统治时期以及以色列和犹大国王统治时期存在的皇家建筑和围墙，这些石头在公元前一世纪被希律王重复用来建造他的围墙寺庙周围的围墙。这就是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理论。

那么，尼布甲尼撒将所有犹太人从犹大和耶路撒冷驱逐出去后，还剩下谁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这片土地是空的，没有人留下，但有人留下来，圣经和考古学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加比·巴尔凯 (Gabi Barkay) 挖掘的Ketef Hinnom公墓中，发现了两块护身符，这些护身符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一直在使用。在这个所谓的巴比伦时期，仍然有人活着、死去和被埋葬在该墓地中。和其他人一样。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可辨认的陶器和文物，其中包括已发现的印章印记。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有巴比伦总督，他们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比如基大利。巴比伦省的首府不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北部的米兹帕。因此，在复兴时期、返回锡安之间，当然，在那之前，耶路撒冷陷落之间，这里有活动，也有人居住。

这就引出了另一点。寺庙的位置从来没有任何错误。人们在那里。

当所罗巴伯和第一批回归者从巴比伦回来时，所罗门圣殿的废墟清晰可见。毫无疑问，第二座圣殿是在第一座圣殿的遗址上建造的。那些回来的人，在流放时还是孩子，回来时已经是老年人了，他们也记得这一点。

他们为所罗巴伯的圣殿与所罗门的圣殿相比如此简陋而哭泣。但关于他们不知道把圣殿放在哪里、他们把圣殿放错了的说法，这些说法根本不可接受。好吧，我们终于又看到了那波尼度石碑，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是一位缺席的国王，他的儿子伯沙撒接替了他的统治。

然后，当然，居鲁士圆柱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犹太人在巴比伦流放之后返回，回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祖国，犹大，当然，这成为了波斯的行省波斯帝国崛起后的耶胡德。非常感谢。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

这是第 19 场会议，犹太的最后岁月和毁灭的考古学。